

## ■记 忆

## 叶圣陶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

□吴泰昌

叶圣陶于1949年3月由山东解放区进入已解放的北平市，看到北平巨大的变化，好不兴奋，他几乎天天在忙。在新中国成立前，大家都在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计献策。叶老要参加新政协筹备的会议，要参加准备日后成立教育、出版机构的商讨会，要参加全国文协筹备会等等。

叶老在1949年4月7日的日记中记了成立编审委员会的事，“胡绳来谈编审委员会组织事。此会属于华北政府。俟将来中央政府成立，当属于中央政府。拟定余为主任委员，乔峰与胡绳为副主任委员云。又杂谈编辑出版等事，11时就寝。”4月8日又记载：“6时，应周扬、陆定一、晁哲甫之招宴。陆定一为中央宣传部长，晁为华北人民政府之教育部长。盖为编审委员会之事，故有此集。外有参加编审工作之人，及董必武、蓝公武、范文澜诸君，餐毕，略有谈话，即作为此会已经成立。”叶老曾谈过，这个“编审委员会”，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下属的出版总署的班底，胡愈之任署长，他和周建人任副署长，他还兼任了编审局局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干了5年，后才转到教育部去的。

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于1949年7月2日在北平正式召开，7月19日结束，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正式成立。这次大会准备了3个月，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关于大会筹备情况，叶老说，随着北平的解放，大批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北平，不久许多长期在国统区艰苦奋斗的文艺界朋友也陆续来到了这座文化古都，再加上原来在北平坚持文艺工作的朋友，这就形成了中国新文艺大军的第一次大会合。3月22日，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招待在平文艺界的茶会，郭沫若先生在会上提议：发起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的组织。全体到会文艺工作者都表示赞成。接着，就由原全国文协在平理监事和华北文协理事联席会议产生了一个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召开全国文代大会的一切筹备工作。

筹备委员会于3月24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成立。筹备委员为郭沫若、茅盾、周扬、叶圣陶、郑振铎、田汉、曹靖华、欧阳予倩、柳亚子、俞平伯、徐悲鸿、丁玲、柯仲平、沙可夫、萧三、洪深、阳翰笙、冯乃超、阿英、吕骥、李伯钊、欧阳山、艾青、曹禺、马思聪、史东山、胡风、贺绿汀、程砚秋、叶浅予、赵树理、袁牧之、古元、于伶、马彦祥、刘白羽、荒煤、盛家伦、宋之的、夏衍、张庚、何其芳等42人。常务委员为郭沫若、茅盾、周扬、叶圣陶、沙可夫、艾青、李广田。郭沫若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茅盾、周扬任副主任，沙可夫任秘书长。

叶老说，筹委会的具体工作他做得不多，但也做了一点。如在4月8日日记中记：3时偕雁冰于乃超所居之永安饭店，共商文协大会之邀请代表名单。再就是积极支持5月4日创刊

水乡水多，木船多，以水为生的水手、渔夫、簰佬佬也多。江湖之中，两船相遇，或多簰同行，难免会争出个先后输赢，久而久之，便有了水乡龙舟竟渡的雏形。

据传，赛龙舟最早是水乡的祖先们用于祭祀水神和龙神的一项仪式，时间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末期。至今在水乡临瓷口古镇，面对湘江和资江流入洞庭湖的桥边，还留有“龙王庙”、“洞庭庙”、“湘夫人庙”等龙舟竞赛开始前用于祭祀活动的远古建筑。后来，诗人屈原从资江的上游一路驾船东行，途经古镇，在离古镇约10多公里处的汨罗江投江后，龙舟竞渡就变成了人们纪念屈原的独特方式。水乡年轻的水手和簰佬佬们都喜欢争强好胜，“宁荒一年田，不输端午船”也成了口头禅。

水乡的龙舟大都模仿神话传说中的龙形而造，每当长长的龙舟行进在江河之中，总会发出“呼啦——呼啦啦”的吟唱，从此岸传到彼岸，从远古传到如今……替寂寞的水乡增添了许多野性和灵性，也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

湘楚大地自古巫风盛行，祭祀、招魂、巫术、放蛊等现象十分普遍。同样，巫风楚韵也贯穿在龙舟从制造、下水、竞赛的全部过程。制造龙舟，首要的是选好木材。水乡人认为，樟树是神木，有灵气、能通神，龙头龙尾要选用成年的大樟树；船体则要用上好的杉木，杉木材质上乘，光滑轻盈，用这样的木材制造的龙舟轻快快速，极富灵性。但是，这些树木既不能到集镇上购买，也不能采自本村，要到邻村的山上去偷。因为偷东西必有人追赶，做贼的人也会逃得很快。由此类推，用偷来的木头造出的龙舟也必会划得快，取得好名次。

采伐前，先让有经验的工匠到乡邻山上高调踩点，给看上的树木做上印记，实际上也是给被偷的人家发出讯号。见此，被偷者不但不会心疼，反而还会暗自高兴：自家的树木都能做龙骨了，家中的子弟将来肯定能“鱼跃龙门”，于是，他们大都会在偷伐当日倾情予以配合。第二天，待偷伐的工人们在放倒的树木前摆好祭品，燃放鞭炮，准备扛起树木起身的时候，主人家便会大声吆喝着“抓贼呀——抓贼呀”追赶……村民们这时也会聚越多，加入追赶的行列。他们虽然人多声音大，但却不是真正地追撵……追赶的人越多、越快，预示着将来制造的龙舟在江面上也会越快。

龙舟的制造一般定在农历的四月，须挑选一个黄道吉日开工，“掌墨师”和工匠要挑，连制造场地也要选，照例是要祭天、祭地、祭龙王，还要祭鲁班；工匠开工前还须斋戒沐浴、焚香叩拜，颇多禁忌。龙舟造好后，得用大量的猪油、蒜泥将船底和船边擦得油光闪亮，以增加滑度，减少水的阻力。紧接着，便是杀猪宰羊，行礼鸣炮，隆重举行“接龙头”和“续龙尾”仪式。鞭炮从“掌墨师”家放起，一直放到龙头、龙尾安置在龙舟上，一路上炮声震天，鼓乐欢腾、人龙相随……只有举办了“接头”、“续尾”的仪式之后，龙舟才不再是木头，而是一条龙，有了天、地、人三者的相连，有了生命，有了灵气。

的《文艺报》，这份报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和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机关报。叶老既是筹委会委员，又是大会主席团委员。叶老说，这次大会很重要，是长期被迫分离的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的隆重会师，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莅临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使这次大会成为我国现代文艺运动史上重要的盛会。周恩来副主席为开好这次会，数次召开有关人士通宵达旦地了解情况，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叶老作为其中代表，只能多做点实事。叶老是《文艺报》的重要作者，给报纸多方面支持，为《文艺报》写了《划时代》等文章，5月5日又和茅盾、胡风等参加了北平报纸召开的“作家论工人文艺”座谈，并有发言，对留在工厂里的文学工作者如何帮助喜爱文艺的人进行创作，说了些实在的体会：

我以为留在工厂里的文艺工作者尽可随时留意，遇见工友们在工作上活动上有什么可以写的，乃至吐露一段真切感想，说出几句精要的话时，如果他们没想到写，就给立刻点醒，鼓励，告诉他们说不要愁没有写什么的，这儿就是可以写的好材料。单是这么点醒与鼓励还不够的话，能够帮助他们设计该怎么写自然更好。帮助设计不宜自作主张，应该顺着他们的心思，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订正或补充，目的在让他渐养成写作的习惯。

再说写成之后给他们修改，据我的经验，修改的时候原作者不在旁边，修改好了送还他，让他自己去揣摩；这样的办法对于原作者好处比较少。跟原作者在一块儿，一路修改一路说明所以然，原作者得到的好处就比较多。能够与原作者商量，让他觉察原作为什么很不妥当，该怎么修改才妥当，一切待他自发，这是顶有效的办法，熟练的作者能把自己的作品细心修改，达到完美的境界，也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希望工厂里的文艺工作者帮助工友们修改写成的东西，能够采用前面说的最后一种办法。

修改是对于不妥当处而言。还有写得很好的地方，原作者未必自觉写得很好，也得给郑重指出，并且说明为什么好。原作者知道自己写的为什么好，跟知道为什么不妥当，同样在写作能力方面可以长进不少。

我不反对让初学者学习一些写作的简要原理。可是我想，如果能够一面习作一面自己悟出原理，进境将会更多。

7月2日，也就是大会正式开幕的当天，叶老在《光明日报》特刊发表了《祝文代大会》，热情地说：“第一次文代大会开幕了，这是文艺界空前的大集合，包括的部门这么多，代表所从来的地区这么广，惟有在人民的政权之下才可能有这么个大集合，惟有在文学艺术真正跟布帛菽粟同样切需的新时代才可能有这么个大集合。用老话说，无非以文会友，声气应求那一套，用在这个大会上也未必不可以，可是实际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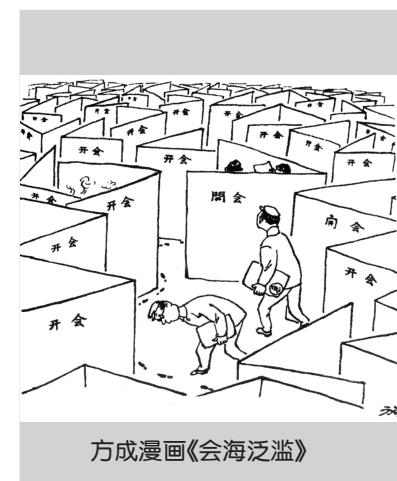
要超过那些话很多很多。来会的代表们目标是齐一的，那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态度是齐一的，那态度就是勤恳质朴，精进不懈，惟愿竭尽可能把各自的一份成就贡献给人民。”

叶老说，这次大会有10个代表团与会，阵容强大，有平津代表第一团（团长李伯钊）、平津代表第二团（团长曹靖华）、华北代表团（团长萧三）、西北代表团（团长柯仲平）、华东代表团（团长阿英）、东北代表团（团长刘芝明）、华中代表团（团长黑丁）、部队代表团（团长张致祥）、南方代表第一团（团长欧阳予倩）、南方代表第二团（团长冯雪峰）。叶圣陶在南方代表第一团，叶老说，团里代表熟人多，其中不少是从香港绕道来北平的，如田汉、冯乃超、丁聪、宋云彬、茅盾、胡风、柳亚子、柯灵、郭沫若、曹禺、戴望舒、许广平等。叶圣陶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常务主席团有丁玲、田汉、李伯钊、阿英、沙可夫、周扬、茅盾、洪深、柯仲平、郭沫若、曹靖华、阳翰笙、张致祥、冯雪峰、郑振铎、刘芝明、欧阳予倩，总主席郭沫若，副总主席茅盾、周扬。大会的工作机构也设了一些部门，叶老说他是小说组委员兼召集人，委员有茅盾、周扬、沙可夫、胡风、刘白羽、荒煤、欧阳山、何家槐、冯乃超、巴人、何其芳、赵树理、陈昭、杨朔。叶老说，他召集小说组委员开过两三次会，主要是小说如何提高质量，更好地反映新时代、新生活，为人民大众创作爱看的作品。

叶老说这次盛会给他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参加如此规模、内容充实丰富的文艺界大会，又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为了新文艺的发展，团结协力，去名去利，踏实工作，他从许多与会代表的身上看到、感受到这种品质和精神。他举例说，《文艺报》他原以为茅盾是主编，后来听说茅盾不同意设主编，建议他和胡风、严辰三人作为编辑委员。叶老还举例说，梅兰芳是全国文联全委，也是中华全国戏曲剧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也是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却主动提出到该会资料室工作，说自己对这项工作比较熟悉。该室负责人为杨绍萱、梅兰芳、程砚秋。

叶老说，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首届主席是茅盾，副主席人数少，只丁玲、柯仲平两位。叶老说，“现在我在文坛算年长的，有人老说我编《小说月报》《中学生》和在开明书店长期做编辑工作期间扶持提携了多少文学名人，新中国成立以来又发现推荐了多少文学新人，这话说得重了，其实在这方面我是做得不够的，本来对促进文学人才健康成长可以而且应该做得更多更好些”。

叶老说，他对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记忆犹新，可惜文学图片资料保存极少，研究他的人、研究当代文学的人也少涉及到这一方面内容，他希望有机会时留心一下，他说这不仅是个人的事，这次大会也是举国的事。



方成漫画《会海泛滥》

## ■印 象

□ 郑 荣 来

## 方成，在自己的世纪中

漫画家方成，97岁老人，刚出版两本新书：《方成世纪人生》《四老讽世诗画——池北偶与漫画“三剑客”》，都是今年5月第一版。前者是自传，夹叙夹议的风格。后者是漫画选，搭档是讽刺诗人池北偶、漫画家华君武和丁聪。令他感慨的是，华君武、丁聪早几年已先后去世，池北偶不久前也突然离去。四位合作伙伴，如今仅他一人健在。

多年以来，方成每年出两本书，今年更惊人，竟在同一月出两本！虽然后者是四人合集，但它的分量却很重。书中所选的，大都是精品。它们和华君武、丁聪的佳作并列，可看出当代漫画高峰的风貌。且有著名讽刺诗人池北偶的诗作相唱和，强强合作，相得益彰，成为一幅罕见的文化风景。方成以他过人的智慧、充沛的精力，为自己的世纪人生，不断增添着华彩。

方成的作品对社会产生了近半个世纪的影响。他的眼睛盯着社会，他的画笔描绘着各色人生。新时期的公害和旧社会的沉渣，也都在他的笔下。他的画没有风花雪月的吟唱，只有对不良社会风气的鞭挞。社会上存在的陋习，他用简约的笔墨把它再现得活灵活现，讽刺得入木三分。一幅《武大郎开店》，塑造了一个永恒的典型——容不得比自己高、比自己强的人。眼光的犀利、批判的深刻，突现了方成思想的深度。

入选《四老讽世诗画》中的50多幅作品，其讽刺的对象，均为当今之时弊。诸如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跑官要官、奢侈浪费、崇洋媚外、吹牛拍马、钱权交易、弄虚作假等。这些官场现象，是他着力讽刺的目标。如《官商》《一主十仆》《装腔》《老好人》《官样文章》《公费旅游》《一人得道》等，分别对官场的种种弊病，予以辛辣的挞伐。画笔无情，如刀如枪；画者如医，病者足毙。还有一些不良习气，大量存在于普通人身，方成亦操刀治疗。如《关系户》《讽刺走后门》、《六个和尚抬水吃》批评人浮于事、彼此推诿现象，这都是沿袭已久的社会劣根性。画家鞭挞之，为的是要引起对这种社会病的疗救。

池北偶用语言文字塑造被讽刺对象的形象，方成则以线条画幅，创造生动的视觉形象，鞭挞他不满的种种物事。他们有共同的爱憎，肩负着同一社会责任。

近看方成，却是一脸善相，爱调侃，喜幽默，锋芒不露。前些年，我晨练时，常与方成面对面。我们的闲聊，总是无章无序。每天和方成相处，每天看他读他。他的闲谈话语，零零星星，他的行为情状，点点滴滴，展现于我们面前的，不像身居画坛高位的“大师”，不像高价请不动的名流，而更像脚下毫无台阶的一介平民。天天与凡辈为伍，给人的感觉，他不在云端，也不在殿堂。他的言行做派，均属平常，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少晨练之友，都毫无顾虑地直呼其名：方成！

近一二十年，他每年出书两本，并且经历着转型，由画家到作家。他用杂文和随笔的笔法，写出了10多本关于幽默艺术的理论著作，成功地走向了文学。近些年来，他依旧在这条路上执着地走着，不断出版有关幽默等理论和自己人生的杂文，而漫画却极少涉足了。写杂文随笔，成了他晚年的挚爱。他给许多报刊开过专栏，按时交稿，成了名副其实的专栏作家。

两三年前，他腿脚尚健，坚持旅游和健身。2006年和2007年，他以89岁和90岁高龄，踏访了10多个省市，南至深圳珠海厦门，北至祖国最北端漠河，或出席友人画展，或出任竞赛评委，或做学术演讲，笑谈幽默，或采风访古，会友赏游。不少行程紧挨着，他亦步亦停。他乐此不疲的情状，仿佛潇洒云游的神仙。外出最多时，一年出差21次。那年广州亚运会，他93岁，作为中山市名人，竟举火炬跑了120米。

方成旺盛的艺术创作力，得益于强健的生命力。体源于心宽，他心无愁事，脸无愁容。他耳朵有点背，本是一件憾事，但他不以为然：“好啊，我好话听不到，坏话也听不见。”晨练时，别人轻声议论他听不清，因而很少插话，但问及他感兴趣的话题，他会以笑话参与“话疗”。某日，他面向东南斜向而立，“你为什么这么站？”“对面亭子里有俩女的！”大家一看是俩老头儿，于是一场大笑。

方成极有闲情。93岁时，他多了一个晨练项目——喂蚂蚁。他一边做操，一边低头注视脚下，看到地砖缝里有蚂蚁出来，便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塑料小瓶，倒出三四十粒小米，顺着地砖缝均匀地撒下，供小蚂蚁吃食。然后弯腰弓背，仔细观看蚂蚁们的动作，极其专注和投入。“它们自己不吃，是往家里扛。”方成说，“你干吗天天喂它？”“嘿，蚂蚁不自私呀！”方成升华了蚂蚁的行为，认为那是一种集体主义。“蚂蚁啃骨头”、“蚂蚁扛骨头”之说，就是对体型极其微小的蚂蚁的这一习性的称颂。蚂蚁的良好习性，也启发着方成默默地修心养性。

方成的精神生活很丰富——经常积累和思考幽默的素材，做讲学和写作之用；他的物质生活却很简单——自己不喜上饭馆，最乐在家里喝稀粥，咸菜咸鱼是美味。吃得简单，清心寡欲，和蔼如佛。寿星方成，养生有道，道在心，在口。

近来，他虽然腿脚不如前，还是坚持坐轮椅，到金台园散步晒太阳。那天上午10时许，我见他弃轮椅而慢步行，徜徉于小广场上。神情怡然，心态从容，一副悠然的寿星相。我告诉他，我要给他送《四老讽世诗画》样书去，他问：“你什么时候到我家来？”“我下午就去！”我听出了他对此书的关切之情。

我如期而至。样书厚重而气派，他翻到自己画的部分，“哦，这是我画的，这是我画的……”他不断重复着，如同看见自己的孩子。他颇有喜色。他仍循惯例，让我在一个大本子上签上名字，留下电话，署上来访时间。他不忘给我赠送他的另一部新作《方成世纪人生》，并题签“荣来正”，他一贯客气如此，而此书，此岁月，却寓意良深。方成老，用自己的笔，记录了属于他自己的世纪。

包使劲抛向桡手们的怀中。其中，尤以头桡得到的鲜花和香包最多。

“五月五，龙舟下水打锣鼓。”龙舟决赛通常在端午节的当天上午吃过早饭后进行，先要举行“放龙”（开赛）仪式，随着主持礼乐的长者发号枪声一响，霎时鼓乐齐鸣、爆竹炸响，两岸黑压压的人群中发出的欢呼声、呐喊声响彻云霄。

这时，宽阔的江面喊声阵阵、鼓点咚咚、锣音铿锵，均有板有眼，时急时舒。“咚咚咚——锵，咚咚咚——锵”的锣鼓声是表示龙舟在江上闲游；当听到“咚咚锵——咚咚锵”的声音，是表明龙舟在小试锋芒，好戏即将拉开序幕；当锣鼓敲出“咚锵——咚锵——咚锵”越来越急促的声音时，定是龙舟决赛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划龙舟有一句俗语，叫“听鼓下桡”，鼓声就是命令，桡手们热血齐涌，干劲倍增，由先前的坐着划桨，一律改为跪着一条腿、弓着一条腿，半蹲半站式地拼命用力。此时，锣手和鼓手挥舞着棒槌，一阵更加紧似一阵地忘命敲击，大有将锣鼓敲破之势；手舞竹竿的指挥也是站在船头，随着鼓点左摇右晃，高声叫喊着“加油——加油”的号子，给队员们鼓劲加油；红色的龙舟比黄船、白船多了一名炮手，不停地在船尾点燃着一种自制的土炮，“砰砰哪——砰砰哪”地发出一声声巨响，极有冲劲和气势……

两岸成千上万的观众此时此刻也进入了一种忘我激动的状态，有声嘶力竭叫喊不停的；有挥舞双拳蹦跳不止的；有情不自禁地把手中的遮阳伞，还有别人头上的草帽、斗笠抓了往天空抛撒的；这时最为吃亏的要算是妇女们背褡里和怀中的婴儿了，忘情之处，勒伤、抛伤娃娃的事故时有发生。“水中龙舟拼命飞，岸上妇人簸死崽”的俗语，描述的就是当时的情景。

这时，最揪心的要算是同在岸上观战的老人了。因为有的儿子属红船，女儿属白船；孙子属黄船，外孙属黑船；甚至一家红、白、黄、船杂处的也不在少数。每逢竞赛，均是“物以船聚，人以船分；各为其主，各为其船”，遇到保密的事，纵是夫妻、父子、爷孙也不通消息……有时等到龙舟竞赛过去大半年了，夫妻、父子、爷孙之间仍有赌气互不说话、讲和的。

一位水乡诗人目睹了乡亲们竞赛龙舟的热烈场景后，即兴赋诗：“火之血、酒之气、山之骨、水之魂，五月湘江看龙腾，方识水乡人！”

龙舟竞赛告一段落后，龙舟所属村庄或祠堂的亲戚朋友，就会将准备的红布、红包、烟酒、包子、粽子等物品用长长的竹竿挑着，拥至江边，燃放鞭炮，给龙舟“上红”，以示慰问；也有将长条的红布放在竹竿上，等待获胜的龙舟来取，名曰“抢红”。待龙舟赛事结束，各村都会烧好几大锅大鱼、大肉和大米饭，称之为“龙船饭”，全村男女老幼都来食用，寓意接通“龙气”，广结“龙缘”，遍得“龙福”。

鼓停了，舟歇了，江水也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惟有乡亲们仍然把热闹、兴奋、希望等都写在了脸上，久久地不曾平静和消散。

